

項羽本紀

史

記



高祖本紀

本紀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索隱曰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則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

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

籍秦字羽

索隱曰按序傳籍字子羽也

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

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

梁父即楚將項

燕

正義曰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項氏

曰此云為王翦所戮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故不同也

世世為楚將封於項

索隱曰地理志項城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

城即古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

據後替羽本姓
已失

二為下王欣起
本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
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
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
逮素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用。正義曰櫟音藥逮音代。乃請
斬蘇林曰斬音機縣屬蜀布國獄掾曹必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
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必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必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素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
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
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

其能秦始皇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素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所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素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

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素隱曰徐氏云在沛郡斬縣。其九月會稽守徐庶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音待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勢通。正義曰城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

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

所制素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

二世元年

兵使公及桓楚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垓以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項吏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敬馬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數十百一府中皆惜伏索隱曰說文云龍言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與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其喪使公主其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北反召平從廣陵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

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

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

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曰令史丞史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

陳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

不能遂彊立嬰女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

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君頭特起應劭曰蒼君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君頭謂士卒阜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為蒼君頭謂蒼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君頭軍特起欲立陳嬰女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止

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

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罪世所指名也張晏曰

潘淮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取水之名後為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王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披布姓英各縣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巴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景駒楚軍彭城東正義

黥布 蒲將軍

秦嘉 景駒

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

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

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

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云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

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

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侯國也在徐州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子孟嘗君曰又封邑也

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

襄城縣襄城堅

范增

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評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曹灼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鄭縣在廬江郡五百里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

年七十素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

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

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

曰徐黃曰楚人也善言陰陽翹案文頴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發興之數知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楚雖三戶秦必楚也

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秦必楚也

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項與蘇林解同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昇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狹名也在

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

為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發興之數

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

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云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

起之將如淳曰逢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蜂之起也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為反於其是項梁然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蓋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

胸怡○正義曰盱况于反貽以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元父正義曰元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

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

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正義曰軍救東阿正義

曰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大破秦軍於

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

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逐

追秦軍數使使趣正義曰下使色齊兵欲與俱西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

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

同福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

以市於齊

張晏曰：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菜，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菜未必多出，兵不知依春秋

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也。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脅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可策也。

別攻城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鄄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魯。陰部古邾伯

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邾，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

屠魯之西，破秦軍濮

陽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攻濮陽屠魯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軍

即此

秦兵

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與正義曰：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與正義曰：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

定陶未下去西略地

至薛，兵止。正義曰：薛，今滕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封，禹後於杞。號東

大破秦軍，斬

接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

李由

應劭曰：由，李斯子也。

還攻外黃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陽

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

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

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民為君畏之。項梁弗

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

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

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

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礪雁劭曰礪屬梁國蘇林曰礪音唐
○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礪山縣
本漢礪縣也在宋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
血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
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
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
間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
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
故築甬道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卒
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趙
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

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

令尹應劭曰天工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
置令尹壻曰諸侯之卿惟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

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
如郡守也封為武安

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

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

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

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
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
相褒尊之辭猶言

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良曰若霍去病
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不天今為縣名
行至安陽留四

十六日不進

索隱曰傳安見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

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

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

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

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

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河餉王離項羽數絕邯甬道王離

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

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濟三日糧不至邢州明此渡

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

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

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齊飲酒高會非入齊之義雖知送

子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則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

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壤安陽送子至無鹽為長濟河絕

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

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

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蝨大在外蝨

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

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蝨之搏牛本

不擬破其上之蟣蝨以

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

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

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

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正義

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

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

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負士

卒食芋菽

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駟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鴨也。菽，豆也。臣瓚義亦通。漢書作半菽。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

軍無見糧正義曰胡練反

糧乃飲酒趙與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

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

勢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徇其私情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

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

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桿也瓚曰小梧今屋梧邪枉是也。正義曰枝音之

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

立羽為假上將軍正義曰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

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出當陽君蒲將軍比屬項

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

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一萬渡河正義曰救鉅

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

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

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尤戰絕

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尤戰絕

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間不

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

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於是已破秦

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

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

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

鍾鹿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

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

門九言司馬明者宮垣之內兵備所在四面比以有司馬主武

走其軍不敢出正義曰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

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

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征鄢郢北阮馬服索隱曰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

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

所治蘇林曰在上郡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

欲聽其約軍吏皆曰是項羽乃與期洹水南

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項羽乃與期洹水南

虛上界於墟故勢都也項羽乃與期洹水南

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

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到新

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滎池縣諸侯吏卒

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

狀及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

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

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

虜吾屬而東秦必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

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

元年十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滔澗水即古之

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

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有兵守關不
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函谷中故以為名

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

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

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

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項羽大怒曰旦日鄉食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

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孟康曰在新豐東

下坂口沛公兵十萬在霸上孟康曰在新豐東

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

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隱曰名纏字素善留侯

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沛公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

此計者曰鯁生徐廣曰鯁音土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

鯁音淺鯁小人貌也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

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

史記卷六十七
項羽本紀第七
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無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

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

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

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莊弟謂曰君

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

沛公於坐殺之不者其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

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

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也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紆拱反

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

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

視項王正義曰瞋目頭髮上指目眦盡

張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

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

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嚼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人食項王曰壯士

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

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
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
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
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豈子不足與謀奪
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
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

塞

徐廣曰東函谷南武
關西散關北蕭關

地

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

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

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索隱曰言
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

燥暴果然言
果如人言也

項王聞之息說者

楚漢春秋楊子法言云
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

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

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

發難時

服虔曰兵初起時
正義難乃憚反

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

身被堅執銳首事且蒙路於野

正義暴
正義暴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

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

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

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隘爾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

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

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二分關中王秦

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

陽以西都廢立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廢立。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廢立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立章邯

曰廢立。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廢立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立章邯

自殺更廢立曰槐里

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

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能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蘇林曰櫟音樂。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樂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

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

翟王更名為翟。索隱曰按今鄜州有高奴城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申陽

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趙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壁

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

王都雒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

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雅漢以火德惡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去次為上土水之忌也水得上而流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禹之國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

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

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漢初改曰襄國立張耳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糾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傳云凡將邢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

茅周公之亂也

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百二十二里本六國區姓臯繇之

後所封也黥布亦鄱君吳芮章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

鄱陽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

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口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

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義帝柱國共敖

正義共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

曰本南郡改都江陵正義曰江陵荆州縣徙燕王韓廣

為遼東王徐廣曰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

故立安朱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布為膠東王

曰都即墨正義曰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

苗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言臨苗誤。正義曰苗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苗縣地即古臨苗地也一名

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漢妘氏為諸侯國此地後太

公封方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

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

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

在潁川郡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

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番君

將梅銷章昭曰呼亥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

西楚霸王

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

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孟康云舊名王九郡都彭城孟

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

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

門沛公還軍霸上具羽初停軍於戲水下今言諸侯罷戲下

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

麾之下乎顏師古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

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起義帝行其羣臣

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

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
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
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
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
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
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
東正義曰三齊記云右即梁與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
為天下宰木不平今盡上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臣諸將善地遂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
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
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
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
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
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
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今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
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燕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六害室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索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程魏魏河南關案應出曰

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黃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頗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顛亂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鄒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程河南魏殷也○正義曰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今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見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七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歛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印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土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程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毅王皆降是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

之郎令諸將擊手齊而自以精兵二萬人南從魯

出胡陵正義按括地志云徐州魯充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

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

西從蕭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為朱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或曰旦擊之

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張晏曰二水皆

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正義曰楚又追

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孟康曰故小縣在徐州符離縣

睢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正義曰睢音雖括地志云睢水首受

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

音濟民之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服虔曰排擠也

為之不流正義為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

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徐廣曰窈逢

楚軍楚軍大亂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

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

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

惠魚服虔曰元長也合反邑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

王急推隋王孝惠魚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

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

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瓚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鬪音趙審食其

瓚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鬪音趙

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從太公呂后間行日問
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
出間步微行
皆同義也
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

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正義

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各令武其謚也蘇云

以姓名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

也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

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

弱未傳悉詣滎陽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三

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

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街騎馳戰陣又曰年

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凡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

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日月為更卒已復

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

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文類云五當為三言

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惣九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

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應劭曰

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京縣名

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城

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原地志云鄭

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阜東有大索城

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

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楚以故不能
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
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
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

之河以取敖倉粟

積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

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二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各敖倉云

漢之二三年項

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

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淮陰縣也淮南了

云歷陽之都一水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

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

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

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

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

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亞父項王許之行未至

彭城疽發背而死

皇覽曰亞父象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

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公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曰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

云鬪陂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北山之陽後佐項羽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

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

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

面擊之紀信乘黃屋

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

車傳左

毒系李斐曰毒蘇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衛左方上柱之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

正義曰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

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

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從音七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必虜若若非漢敵也項

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

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楚使入保成臯漢之四年

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

晉灼曰獨出意。索隱曰音徒周反漢書作此字

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

徐廣曰北門名玉門

渡河走脩武從

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

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玁革令其不得西是時

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

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

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

聚正義積上一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教倉君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

三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

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武中東
南流今固無水城各右三面在教舍西郭綠生述征記云

潤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
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

數反梁地絕楚糧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

其上如淳曰高祖之上李奇曰軍中單櫓方面人謂之

猶姐也此太公於性內故置之姐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

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單櫓又引時

人亦謂此為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

是項羽坐太公姐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

云姐者所以薦肉示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身太公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身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美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

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個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

師決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

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楚挑戰三合

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

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

問

問

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
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
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間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
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
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
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
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轂手陳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木下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原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

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
外黃令舍兒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補兒者以其幼弱故系其父兒年十二

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正義彊其兩反外黃

外黃怨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
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
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正義

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聞之皆爭下項王漢

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子曰汜音

曹谷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志亦隱曰按

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齊水

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榮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

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

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士卒半渡漢擊之大

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怒長史駱翁塞王

欣皆自剄汜水上鄭玄曰剄音經見鼎大司馬怒者故

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

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

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漢書

曰味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

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

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

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見為漢

文頴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

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

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

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

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鴻溝而東者

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

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侯公復見曰此天

君按說歸太公曰后能和平郡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

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
 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
 罷食盡此天二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
 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
 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為
 東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
 擊手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賈駟案晉灼曰即固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立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斬去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
 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八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甚也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
 也君王能自陳以東正義曰傳音附者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者海井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者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縣東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
 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為于為反則楚易敗也漢王曰
 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
 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
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
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
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
而東北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交縣交下交切駟案應劭
至垓下曰垓音該李奇曰沛交縣聚邑名也。素
隱曰張揖三倉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
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
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交音戶交友
大司馬周勃叛楚以舒屠
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
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廬
姓各縣之後按周勃叛楚兼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
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
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郢至王負劬為秦將王
翦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為北江
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

兵少食盡漢軍及諸將以兵圍之數重夜間漢軍
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
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也吟若雞鳴為歌之名於理則可
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雞鳴時
乎按顏說是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
云姓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
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常幸從駿
馬名騅正義曰音佳顧野王云青白常騎之於是項
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卧反楚漢春
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

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數色更反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單乘曰

騎後同麾下正義麾亦作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

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屬音獨

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

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

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

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

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

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子律

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斷將刈旗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

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

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濠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石馬江漢兵追

羽至此一日於此項王大呼正義曰火故反馳下漢軍皆披

九戰因各

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遂斬漢一將是時亦泉侯為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

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

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

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艤船以待

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艤船待徐廣曰艤音義一音俄駟案應邵曰儀正也孟康曰儀音

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索隱曰儀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向反劉氏亦

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

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

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

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

正義曰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音奇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

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七

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

拍王毆羽曰

如

曰指示

此項王也

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王賢

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

邑萬戶五邑為汝德

徐廣曰亦可

○正義曰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

乃自刎而死王

毆羽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

最其後郎中騎揚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

揚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

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

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

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邵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

封王毆羽為杜衍侯

隱

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者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

封揚喜

為赤泉侯

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

封揚武

為吳防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義曰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

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既奔楚楚封於此為唐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

封呂勝為涅陽

侯

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

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

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年已巳歲生死

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

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

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

公及其死魯最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東縣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

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

子舍為丞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平臯

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他音徒何反玄武

侯徐廣曰諸侯表不見比且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

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其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瞳子戶

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蒙傑逢起

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

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

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列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

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

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

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

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三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鬱沛父

劍挺吳城

動開魯島

勢合碣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寶不與

嗟彼苦役

卒為凶豎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沛豐邑

沛豐邑

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

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

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

為謚因以為族說者以為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

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

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

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

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

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姁氏契姓子氏弃姓姬氏

是也按漢改泗水為沛郡治相城故註以沛為小沛也

字季 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

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

父曰太公

南謚云名

父曰太公

南謚云名

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嫗與端同音。正義曰母曰劉媪。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爰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素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游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温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沉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日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舍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卿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竟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沛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入焉。寧有劉媪本姓。其先劉媪嘗負天。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善狀高祖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具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素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與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准。龍顏。龍顏音地。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頰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頰頰頰也。頰頰頰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高祖起其頰貌似龍。長頰而高鼻。美須髯。七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載勝。斗骨龜背龍股。長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數也。有一本七十二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為鬻。而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喜施。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出。王產作業及壯

媪負俱老母之稱
王武兩姓

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一鄉亭長王亭之

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韋昭曰貫賂也索隱曰鄒誕音時夜反廣雅云貫賂也說文云貫貸也臨淮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醉

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

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蘇采彦云借讎為售既貫飲且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咸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拆至歲終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伍役也索隱曰揆弃不責也

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從觀觀秦皇帝正義曰在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使使大丈夫當如

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呂義曰單音音父音公善沛令

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姓少吏聞令有重

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士進文穎曰主賦令諸

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

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

常時車駕出或禁民觀此時則縱民觀故云

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律傳儀云呂公

女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

善沛令

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姓少吏聞令有重

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士進文穎曰主賦令諸

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

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

韋昭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員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

仰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並其之通刺而兼載

錢穀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焉公大驚起迎

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迫因重敬之引

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

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無詭譎正義音反酒闌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曰固留高祖正義曰不

言故目動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不好相人張晏曰

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

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立此女與貴人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

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

也生孝惠帝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

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常

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

又立百響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

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

帶印絃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

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

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鄉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

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口后

皆似君漢書
作以

因舖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詞之國語云園中童子無不舖 老父相

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

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

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

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

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 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

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

馬彪與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

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冠之正義音 及貴常冠所

謂劉氏冠正義曰音官類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 乃

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以鄜山徒多道云自

度比至皆云之正義度田洛反必必寐反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

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加也 夜徑

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 人行前正義行音 行前者還却首前有

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云步道曰徑

劍擊斬蛇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

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

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大

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

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

分爲兩蛇分爲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

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

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且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時櫟陽兩金以為瑞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

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

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

○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

日畦時畦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

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

云水神哭子褒敗宋

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

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全及赤帝

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

說丈云答擊也漢書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

作苦謂欲困辱之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

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

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云匿隱於芒碭山澤巖

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軻案應劭曰二

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呂后與人俱求常

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心願師古曰四方常有
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心願師古曰四方常有
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庶曰高祖時年四十八
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無二世崔浩云二世始

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然十七兄而立
今王則二世是

第十八子也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

楚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

陳涉沛令功欲以沛應涉椽主吏蕭何曹參索隱

曰按漢書蕭曹傳參為獄椽何為主吏君為秦書又欲背之率沛

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

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

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

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

劉季韋昭曰以為保郭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

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剋城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

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

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

置將不善壹敗涂地索隱曰言一朝破吾非敢自

愛功能薄二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付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衆能首獸形色似能足似鹿爲物堅中而

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

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功事不就後秦

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

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徐廣曰九月也

祠黃帝祭蚩尤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

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而豐

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瓚曰祭禮記及大戴禮禮右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血祭也司

馬法曰血于鞞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塗者皆

名爲豐臣瓚以爲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豐

之應劭云豐呼爲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

似玉瓦原之豐瓚是用名之此說皆非瓚音火稼反

旗幟比曰赤也字林又云熊旗五苻謂與士卒爲期於其下故

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愁康音試蕭該音幟

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

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

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

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索隱曰鄧展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

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

十里戲亭比子血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

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爲章

邯所破而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索隱曰按高紀二

自立為趙王田儉自立為齊王韓項氏起吳秦泗川監

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

平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二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

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

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

於薛走至戚如淳戚音將妻反。索隱曰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字讀李登音千笠反

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

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

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

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

為侯守豐且屠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

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

子弟叛之間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

立景

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正義曰

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

良所封處

漢書曰道得張

良遂與俱見景

駒

良

駒

駒

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

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將兵北定楚地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

屠相至碭

索隱曰韋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石。正義曰括地志云碭梁國蘇林音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奔君沛公引兵西與戰

蕭西

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

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

邑拔之

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

在薛

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

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

以五大夫為將九十人也

沛公還引兵攻豐

徐廣曰表云拔從項

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

索隱曰韋昭云項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

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

孫心為楚王治盱台

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呼夷。正義曰楚縣也項梁

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

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

名。正義曰濟州縣也

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使

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

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軍濮陽

之東

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

與秦軍戰破之秦軍

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

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

水

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楚軍去而攻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杞

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

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秦益章邯兵

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竭秦

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

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肝台蘇林音台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

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

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

去六國近故直今尹臣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趙數

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

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封為武安侯將碭

郡守韋昭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

去六國近故直今尹臣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

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

去六國近故直今尹臣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

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

關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曰韋

昭云憤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

為人僥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僥疾也悍勇也亦云項

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唯唯食也音在妙反關案如淳曰類

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道為無唯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前陳王漢書音義項

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

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悍今徐廣

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

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

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我曰二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來辟破魏二軍

楚軍出兵擊平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二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

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止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蜀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

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

栗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一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

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將也項羽曰功臣表柴武

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未稱謚。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二士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

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音許斤。反。蒲，漢書作

滿並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祖。名也。屬陳留。

圍縣。音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

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

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

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

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

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舊邑。又

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

也。楊熊走之。策陽。索隱曰：韋昭云：故也。一也。使使者

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輟輟。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

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當是時，趙別將

司馬印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

平陰縣今河南有。何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

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

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齟戰雙東

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待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

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

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死從後擊彊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

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此也謂

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

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

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

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

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

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

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乃

以宛守為郡侯索隱曰韋昭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

步級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

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

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高武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弱

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也襄侯王陵降西陵章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黃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也遇番君別將梅鋗與

皆降析鄴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鄴音錫歷蘇林如淳音擲析屬弘農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

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

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

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

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

詐乃用張良計使鄢生陸賈往說秦將噲以利

因龍襄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維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

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秦

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棄勝

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曰沛公已未年七

沛公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

沛公戰關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却書初至霸上戰之

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

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
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廟記云
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

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王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

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

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

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素白素兩

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 降軹道旁

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二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

東北十六里苑中 諸將或言誅秦王

索隱曰楚漢春秋曰樊噲曾請殺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正義曰屬之遂西

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正義曰口休息也言欲樊噲張良

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遠軍霸上召諸縣父

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

索隱曰劉

伯壯樂彥同 偶語者弃市

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墳音方未反 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弃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公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

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丘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亦承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餘悉也則抵訓為至煞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

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

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

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

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

食獻鄉食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

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

公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遺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出家云顛生說我言無期小也小生即解生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

號為雍王主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

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橋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無內諸侯軍稍徵

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

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

中遂至戲正義許曰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

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

嬰女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

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

父並方鄉良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

音甫

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

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百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見

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言張良故得解歸歸

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咸陽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心不敢不服耳項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以項羽怨懷王不肯

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

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

籍也乃伴尊懷王為義帝貫不用其命正月正

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曰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

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

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王巴蜀漢中徐廣曰

縣都南鄭二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

曰以岐州都發立司馬欣為雍王正義曰塞先代反

雍縣為名都發立司馬欣為雍王正義曰塞先代反

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都櫟陽

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

葬太上皇

改名曰董毅羽為翟王正義曰文選云本上郡秦所置都

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

河南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虜王正義曰以商帝盤

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

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懷王

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詵云本南都江陵番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燕

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

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女君陳餘河間三

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下正義

音靡許慎注淮南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

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

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朝

記云故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

杜伯也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合之王劭按說

文作蝕器名也地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

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龍

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

云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

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

陰侯

信也

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

跋而望歸。正義曰跋音丘賜反說文云跋舉踵也司馬彪云跋望也。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

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音流。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音促。羣臣稍倍

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

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然不怒，因自

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王彭越將雷十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

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下音統。請兵

擊張耳齊王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

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

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

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還龍褒雍王章邯邯迎擊

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

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發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

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樊會圍之。一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

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庶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因王陵

兵南陽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

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以迎太公呂后於

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

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

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曰京兆河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

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

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

河上塞晉灼曰晁錯傳秦時文功胡繁河上塞諸故秦苑囿池皆令

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天赦罪人漢王

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

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彭王置河

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

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二老董公遮說漢王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二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

封為成侯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

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

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二河土正義曰南收三河土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務東行至徐州擊楚南浮江漢以下

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

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庸為齊王齊王反楚城

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

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正義曰充州曲阜也出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

山陽郡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

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

之不流乃取漢士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

楚塞王欣立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

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

月吾取天下必公大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

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

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
六月立為太子入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
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
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
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李奇曰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
乘守也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
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
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

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蒲州也

太原正義曰今并州上黨正義曰今路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

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

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

塹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塹如街巷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子孟

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之食遂圍漢王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

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
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
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
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
日案年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
是三年中漢王之出也水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表生說
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今滎陽成臯
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主
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
了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
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

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

跳走也音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

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臯王門

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王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

北渡河

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鄉食軍小脩

武南

晉灼曰在武脩武城東

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彊深斬赤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音以繩縮結物之縮

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蘇林曰縮

界東郡白馬縣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

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

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

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徐廣曰

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若漢挑戰

正義挑田

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跳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焉跳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臯王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王門。索北渡河

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鄉食軍小脩

武南晉灼曰在武脩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音以繩結物之結深斬芴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

將卒二萬入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

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

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

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

龍且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龍且齊王廣特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若漢挑戰正義挑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
在東郡秦以為縣

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

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闌

徐廣曰一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居將兵居梁

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若漢挑戰正義挑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

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戰楚軍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

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

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

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

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蘇

曰邊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

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

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軍破且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
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
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皇故城東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
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
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大類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
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
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項羽聞龍

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
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饒
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
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
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
義故加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
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
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
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
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皇故城東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
司馬各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
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大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
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
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項羽聞龍

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
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下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饒
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
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去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
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去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
義故加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
此號
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
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

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主其將罪六項

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即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歇

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

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

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

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

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

曰捫摸也中匈月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匈月而門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

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

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行病甚因馳入成

臯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夫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病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索隱曰臯懸首於木也欣自剄於泗水上留四

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

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

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滎儀是

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項王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

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

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

壽州漢王敗固陵晉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

那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發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

正義曰父音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

曰七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

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

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

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

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垓下項

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顏遊

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

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

日十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
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
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
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
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
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
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
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
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
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且之
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劒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
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祀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
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
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
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
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
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之共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
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
臨江王驩徐廣曰驩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

不下數月而降殺之維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

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成其歸者復之六歲

食之正義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維陽南宮正義曰在志云南宮在

淮州淮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

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孟康曰姓高名起王陵對曰起漢

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用臣陵臣起陛下慢而

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

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

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

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二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

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維陽齊人劉敬

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

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

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為

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幾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

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維陽舉

通侯籍召之如得在籍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

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

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恭也如人奉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

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

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

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

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心善家令言賜金

五百斤索隱曰項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以

其發悟已心因猶設三老况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

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

之是日大赦天下由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肯

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

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

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

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馬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順

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謀

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

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馮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備瓴水言其向下

之勢易也建音寔晉灼曰許慎曰瓴瓴似瓶者夫齊東

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方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

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

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定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

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以賜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

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

一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四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

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

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

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書云摠言吳荆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

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上淮東弟交為楚王

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吳

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

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曰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而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

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

行封徒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都陽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

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向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

馬邑即此城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

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朔州圍高帝於

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

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

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

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

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

高帝更名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

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

十里長安故城中顯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

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

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無門闕也蕭何初立未央宮

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也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

水屬之咸陽以象天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極閣道絕漢抵營室

北關。索隱曰東關名倉龍北關名玄武無西南二關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許文云關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關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

其怒謂蕭何曰天下匆匆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

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

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邳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

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郿

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郿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

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酒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

人常以臣無或曰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賴

不能治產產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

王劉賈楚王敖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

朝長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二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

長安未有宮室
居櫟陽宮也
去有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

楚王梁王皆不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命酈邑

曰新豐正義作麗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形如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樓閣不

樂高祖切因左口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酷酒賣

雜蹴踘以此為戲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依新豐徒者故

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千麗邑築城寺徒八月趙相國

陳豨豨名豨曰東海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

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

頗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徃擊

之至邯鄲上言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

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

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

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張春渡河

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壯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

時乾今濁河西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

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為水所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擊聊城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漢使

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

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道太原入韋昭曰定代地至馬

邑馬邑不下山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月以師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也。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巨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罃。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其祖已擊布軍會魏。徐黃曰在蕪縣西。鞏案漢書曰音義曰會音倫保邑。

義曰會音倫保邑。索隱曰漢書魏音直偽反。布走令別將追之高

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

里一。悉召故人父老子弟。酒發沛中兒得百二

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一醒不醉。高祖擊筑。筑曰筑。

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立日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上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頭。

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

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里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

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其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沛為常耳。為朕湯沐邑復

其民。出。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牛。酒。高。祖。復。留。止。
張。張。曼。安。曰。張。帷。帳。正。義。我。立。曰。張。直。九。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且。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心。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
濞。音。鼻。為。吳。王。漢。將。別。擊。五。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問。皆。大。破。之。追。得。斬。布。和。陽。樊。噲。別。將。兵。定。代。

斬陳豨當城

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

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

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索隱曰世本作幽王名釋負芻之兄陳涉

魏安釐王

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二十王假之祖齊湣王

索隱曰名地宣王之子王建祖趙

悼襄王

索隱曰名偃孝成王用之子王遷之父皆絕無後

予守冢各十

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

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

陽侯迎綰

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

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會周

勃將兵擊燕王。縮救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驚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我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

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用諡曰高祖以秦

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

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

酈將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

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曾周勃將二十萬

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

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不可翹足而待也。審

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

高祖崩遂云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已巳立太子

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為至太上皇廟

帝有本脫已字者妄引漢書云已下者非

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

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

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君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

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

高皇帝太子龍衣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

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

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

幸豐祠高祖於原廟

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

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

皆今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

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

如意次代王恒已已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

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

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

少禮故那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

如事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慳徐廣曰

鬼神

駟案史記音隱曰慳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

習文法無悃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

反本一作慳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

禮表記作其民之黷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

隱云僊音先志者蔽僊聲相近故以蔽為僊目

故救僊莫若以忠鄭玄曰復反始三王

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

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

纛皇南謚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

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即號沛公

躡印蒙傑

奮發材雄

彤雲樹影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即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